

蝶泉流韵里的人文乡愁



碧水清幽蝴蝶泉。

□ 张昭强 文 / 夏传武 图

我的乡愁，总是系在苍山云弄峰下的蝴蝶泉。每当春风拂过异乡那些远远近近的高山低谷时，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那万千彩蝶首尾相衔，串串悬于水面，宛如一树繁花的蝴蝶泉奇景。这汪藏在苍山翠色里的蝴蝶泉，是天地造化的馈赠，更是刻在我心头的人文乡愁坐标。

出大理城北行四十里，便是云弄峰了。沿林中石径缓步上坡，浓荫渐深时，便见一方大理石碑静立林下。碑阳

唯恐惊扰了这一山的静谧。这脉清泉源自苍山积雪融水，渗过千层岩隙方得如许澄澈，千百年来滋养着云弄峰下的村村寨寨，也滋养着大理人经年的光阴。

穿泉后的月洞门拾级而上，便是六角翘檐的望海亭。凭栏远眺，有鸡足山横亘天际，楞严塔隐于云絮之间；挖色、双廊等村寨星罗棋布，洱海如镜，映着天光云影。北望上关，烟树连绵，南眺喜洲，江尾村犹如一抹青黛斜入洱海水面……此处望的何止是一湖碧水，望的更是大理山川环抱里的烟火人间，是世世代代生息于此的安稳家园。

蝴蝶泉的灵韵，不仅在山水之间，更在一年一度的蝶舞会。每到农历四月中旬，春深夏浅，坝子里初露暑气，泉边却依旧清润阴凉，此时正是蝴蝶繁育的时节。方圆数十里的彩蝶循着花香水汽翩跹而来，汇聚于泉边古树，首尾相衔结成串串蝶链，从枝头垂落泉面，人近不惊，投石不散，宛若天地间垂下的五彩流苏。风过处漾起满树流光，也漾出滇西大地独有的造化奇景。

这般奇景，引得历代文人吟咏不绝。杨升庵谪居滇西时，以“漆园仙梦到销宫，栩栩轻烟袅袅风”，写尽蝶舞缥缈意趣；清代诗人沙深的“迷离蝶树千蝴蝶，街尾如缨拂翠活”，道尽蝶舞会的盛大灵动。徐霞客曾专程寻幽至此，在日记中记下“真蝶千万，连须钩足，自树颠倒悬而下”的鲜活盛景。

其实，更动人的，是藏在蝴蝶泉水里的人文温度。白族民间世代相传，蝴

蝶是坚贞相恋的白族儿女化身，蝴蝶泉也本是一眼爱情泉。每年四月蝴蝶会，周边村寨的各族青年便会换上盛装相约泉边。白族姑娘的绣花领褂缀着银饰，步过泉边时叮当作响，小伙子则挎着三弦，循着山歌声寻觅意中人，他们在树下对歌叙情，海誓山盟。

农历四月十五的蝴蝶会，便这样伴着歌声与蝶影，代代相传。1961年郭沫若游历至此，听民间传说有感而作长诗，留下“四方蝴蝶尽飞来，首尾联作秋千舞”的名句，更让这藏在苍山深处的清泉声名远播。

岁月流转，蝴蝶泉风韵在时光沉淀中愈发醇厚。这些年，大理护泉清源、育林复境的脚步从未停歇，伴着山林生态持续涵养，泉边草木葳蕤，每年四月彩蝶依旧循着山风如约而至。在我心里，蝴蝶泉从来不是一处寻常景致，而是一种文化标识，是刻在血脉里的乡愁印记。

如今，我每每归乡，都会在蝴蝶泉边驻足。在泉边掬一捧清泉，恍若就握住了童年的凉意；在山间听一曲吹吹腔，恍若又见祖母鬓边的山花。泉声不歇，蝶影有信，散落在岁月深处的乡音乡情，便在这一泓碧水间悄然聚拢，替我收藏着永不褪色的故园春秋。

蝴蝶泉的美，从来不止于山水。它是徐霞客的履痕、杨升庵的诗行，是白族儿女的爱情传说，更是一代代人守护家园的绵长乡情。它像一枚温润的苍山玉印，盖在大理的人文长卷上，也盖在每个远离故土游子心头。

借彩虹之名的鸢尾花

□ 姚婷

漾濞县城里有一座公园，叫雪山河公园。公园的主题是雪山河，或者说雪山河是这座公园的灵魂。迂回的栈道和平坦的步道，皆沿雪山河两岸修建，还有几座式样别致的小桥横跨其上，雪山河清澈的河水即中心。河水四季潺潺奔流，浪花翻卷，这座小公园便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和灵气。

有河流就有河滩湿地，有河滩湿地就会有鸢尾花开放。鸢尾花性喜潮湿，河边、湖畔的湿地便是它的家园。鸢尾花，因其花瓣形如鸢鸟尾巴而得名，是鸢尾科鸢尾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的统称。它的俗称很多，诸如蓝蝴蝶、紫蝴蝶、扁竹花等。鸢尾花的英文名“Iris”，是彩虹的意思，它是一朵借彩虹之名的花。这也说明鸢尾花的颜色很多，有纯白、鹅黄、深紫、艳红……像彩虹一样斑斓绚丽。

春将尽，雪山河公园里的鸢尾花就开了，它是春天的一场压轴戏。

雪山河东岸有一片紫色的鸢尾花，西岸有一片黄色的鸢尾花。这一紫一

黄两片鸢尾花隔河相望，我们的耳朵听不见它们呼喊应答的声音。

紫色鸢尾花开在东岸栈道边的湿地里。

鸢尾剑形的叶子修长青碧，和菖蒲有几分相似。亭亭的花茎就从修长青碧的叶子间抽出来，慢慢长高，把花朵托举起来。紫花、绿叶，花叶共生互衬，在栈道边悄然生长。紫色的鸢尾花十分温婉，宛若一只栖息在草尖上的小蝴蝶，双翅张开，轻盈娉婷，等待着一双喜爱它的眼睛出现，爱慕的眼神会带走它最美的印象。这片鸢尾花的颜色十分漂亮，它不是纯碎的紫色，它的紫是揉进一点点靛蓝，又掺了一丝丝粉白，几种颜色在一枚花瓣上微妙晕染，痕迹细腻地自然浸透。就像清晨的霞光，有初升太阳的光和暖，也有黎明时分的清和凉，是调和得恰好一个境界。鸢尾花的花瓣与众不同，叫作花被，因为它的花瓣和萼片很难界定，就统称为“花被”。鸢尾花一共有六枚花被。中间形状狭长，向上直立的三枚是旗瓣，取其像旗帜般扬起之意吧；外侧较宽大并向下垂展的是垂瓣，因其下垂之状而得

名。它们的花被上还有丝丝缕缕、隐隐约约的纹路，白色或深紫色，由浓转淡，渐至无痕。整朵花看上去像一只振翅的蝴蝶，又似淑女飘摇的裙边。它们临水盛开，飘逸脱俗。

迂回曲折的栈道、河面闪闪的波光，搭配上一丛丛紫色的鸢尾花。远看，近观，都是大片。

一场降雨后，我踩着尚有积水的小道，来看这片紫色鸢尾花。整个公园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世界安静得只有潺潺的水流声。我站在栈道上静静地看着那一朵朵鸢尾花，看着它们把藏纳在花心里的喜悦一点点释放出来，开成一阵浪漫的紫色烟雾。雨水洗涤过的鸢尾花愈发娇媚绚丽，叶片和花被上雨珠晶莹，清亮洁净，唯美如幻境。我永远记住了它们这一刻的光华璀璨。

忽然间想远离喧嚣，像一朵鸢尾花一样找一方宁静的水洼，静静开放。

黄色的鸢尾花开在雪山河西岸的步道边。和紫色鸢尾花相比，黄色鸢尾花色彩更浓烈饱和，给人的感觉也更热情温暖。它们同样颜值出众，气质高雅，同样令人过目难忘，但是相比之下，

我更喜欢紫色的鸢尾花。那亭亭的紫色花朵，与河岸、栈道更宜依偎相靠。那一抹深浓浅淡漫漫的紫色似乎更能驾驭春将尽的淡淡轻愁。

鸢尾花开过，夏日温暖的风将吹拂大地，催开属于夏天的浪漫和美丽。

鸢尾花深受画家的喜爱，莫奈和梵高都画过鸢尾花，不止一幅。他们用浓酽的紫色、蓝色和绿色画鸢尾花。在他们的画笔下鸢尾花姿态不一，那份莫可名状、无法描述的美却一直在。鸢尾本是暮春之花，自带忧郁和清愁，在名家的画布上却闪现出星星的光芒。

春天就要过完了，去看一朵鸢尾花吧。

有花美如斯，你会更加热爱这个世界。



史海钩沉

暮访凤鸣书院

□ 杨进军

人或许总是如此，对身边朝夕相伴的古迹风物，往往熟视无睹。坐落在大理市凤仪古镇的凤鸣书院，于我便是这般存在。少年时负发求学于此，二十年后又谋职栖身于此，这与历经数百年的书院咫尺相隔，我却数十年未曾细细品读。

此番专程寻访，只为赴一场旧时光之约，与沉淀岁月的文脉温柔相逢。薄暮时分，缓步驻足于书院对面的路旁。抬眼望去，一片青灰屋脊错落静卧，浸染在凤山落日的融融余晖里，安静得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。凤鸣书院，就藏在这片古檐黛瓦之间。

书院的门楼不大，甚至有些不起眼。细细观赏，方觉飞檐高挑，若凤凰展翅，气势雄伟。门楣之上，篆书“凤鸣书院”四字古朴端庄，气韵温润。从门楼南侧的大理三老大门缓步而入，心里竟生出一种近乡情怯般的忐忑——怕它太旧，旧得只剩断壁残垣；又怕它太新，新得失去了魂魄。

毕竟，这是我时隔四十多年后专程归来，瞻仰这座陪伴过我的少年学府。四十四年前，我从洱海东岸的乡村小学考到这里就读初中，住宿就安排在书院的大殿之中。三载寒窗，只顾埋头学业，却未曾细加探究过身处其中的书院，它的缘起兴衰、前世今生。

凤鸣书院西靠凤山，东接凤仪文庙，与山水古建筑中轴线次第铺展。书院为一进两院格局，照壁、莲池、水榭、过厅，大殿历经数次修缮，形制规整，古貌依旧。据史料所载，书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，乾隆、嘉庆年间扩建，咸丰年间毁于兵燹，清末再度重建。后几经更迭，成为凤仪县立中学附设师范班，绵延办学薪火，今为大理三中所在地。1985年，凤鸣书院被列为大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作为大理四大书院之一，凤鸣书院与大理西云书院、银桥桂香书院、下关玉龙书院齐名。它扎根赵州沃土，历经数朝风雨，从旧时科举考场到新式教育学堂，文脉生生不息，是名副其实的滇西教育摇篮，更是凤仪古镇最珍贵的人文印记。

走近书院大门正西的照壁，大理石板上“重教兴邦”四个大字熠熠生辉，笔墨铿锵，意蕴深远。穿过一旁的圆形拱门，步入苑苑，仿佛一步踏进了另一个时空。

我缓步穿行于水榭、过厅、大殿之间，细细瞻仰院落间每一处镌刻的遗迹，默诵着梁柱楹联上隽永的字句。我伸手轻触斑驳沧桑的木质廊柱，微凉湿润的触感自掌心蔓延开来，仿佛触摸到百年前晨读暮诵的余温。风穿庭院，枝叶轻摇，恍惚间，耳畔似有琅琅书声穿透岁月帷幕，悠悠回荡，不绝如缕。

大殿门柱之上，凤鸣书院院长赵舒怡所题楹联风骨凛然：“凤凰岭峻虹蜺翼甘，此邦山水绝佳，便宽厦宏开，十亩蒿莱新拓地；邹子佺言思君补学，前辈风流未艾，愿真才蔚起，千秋坛席有传人。”字句之间，寄山水之灵，怀育人之志，盼英

才辈出。

水榭门柱上高悬的楹联，是开国元师朱德、叶剑英的恩师赵钟奇先生晚年归院所题：“镜湖水凤岭松小憩池亭可谈风月，邹史言师君学循怀前辈足激壮心”，横批“智启蒙发”。寥寥数语，循怀先贤治学初心，激励后世笃学奋进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，清华大学数学系研究部创始人、著名教育家熊庆来，幼年亦随父在此求学，从这座小小书院启程，奔赴广阔天地，成就一代大家。

站在清幽的庭院中，我依稀看见旧时盛景：儒雅的先先生登台讲学，莘莘学子正襟静听，庭前清风徐徐，檐外鸟鸣啾啾，书声与鸟鸣相和，书香与清风相融，静谧安然，丰盈澄澈。

一代代名人雅士于此修学问道，百年文脉在此薪火相传。厚重的历史气韵扑面而来，静静笼罩着这座古朴院落。而今庭院寂寂，不闻书声，唯有清风穿廊过殿，簌簌有声，似是岁月低语，又似历史轻叹。

凤鸣书院的名字，想来是取“凤鸣岐山”之意，寄寓着盛世兴学、凤鸣英才的美好期许。凤仪镇地处大理，自古便是文献名邦，文脉昌盛。南诏、大理国时期，这里便深受中原文化浸润，崇文重教、耕读传家的民风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凤鸣书院，便是这方水土文脉传承最生动的缩影。它设有天下名书院的恢宏声势、万千气象，却独拥一份质朴坚韧的人文力量。它静立于凤山脚下，白族照壁之雅致、汉家楹联之厚重、儒家治学之仁礼、佛家包容之禅意，在此交融共生，织就了一幅独特的人文图景。

我不禁遐想数百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万千学子。他们中，或许有人金榜题名，衣锦还乡；或许有人屡试不第，转而躬耕陇亩；或许有人远走他乡，从此再未归来……前路万千，境遇各异，但无论命运将他们带向何方，这书院里的墨香书韵、诗书道义，都已深深烙进他们的生命底色。他们带走的，不只是四书五经的字句篇章，更是对知识的敬畏、对品格的坚守。

暮色渐浓，晚风微凉，我缓缓走出书院。回首遥望，沉沉暮色为黛瓦山门镀上一层温润金边。凤鸣书院如一位沉默老者，静立岁月之中，不言不语，却收纳了百年风霜、万千书声。昔日在此伏案求学的少年，早已散落四方，有人青史留名，有人归于平凡。但书院仍在，文脉不息，那些被诵读过的文字，那些被传承的精神，便永远不会消散。

归途上，忽然想起一句诗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凤鸣书院，便是那只从历史深处翩跹而来的灵燕，栖落在凤仪的寻常巷陌间，默默守护一方文脉，提醒世人：山河更迭，岁月变迁，唯有文脉与初心，值得代代铭记、岁岁传承。

半生居于此，学于此，劳作于此，我何其有幸，在暮色清幽时寻一份闲心，访一段旧迹，与这座陪伴我青春岁月的书院温柔相逢，静听时光深处那些被岁月珍藏的书院故事。这份相逢，便是此生莫大的缘分。

大理掌故

风花雪月传说

□ 母锡鹏

说起大理这方热土，人们总是离不开四个字：风、花、雪、月。千百年来，白族人民世代传诵着一首谜语诗，诗曰：“虫入凤窝不见鸟（风），七人头上长青草（花）；细雨下在横山上（雪），半个朋友不见了（月）。”谜底即风、花、雪、月。1962年1月，著名作家曹清华游览大理，对大理的风、花、雪、月四景感慨万千，赋诗一首：“下关风，上关花/下关风吹上关花/苍山雪，洱海月/洱海月照苍山雪。”点出了风花雪月的内在联系。在大理人民心中，风、花、雪、月的传说更加深入人心。

下关风吹望风关。大理一年之中大风天数在35天以上，平均风速为每秒4.2米，最大风速可达10级。下关风不带灰沙，令人神清气爽，对调节气候起着重要作用。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：苍山上有个狐仙变的美貌女子，与海东一个书生相爱，后来书生被法师打入海底。狐仙为搭救自己的情人，到南海观音那里借得6瓶风，不慎在下关天生桥跌了一跤，打破了5个花瓶，从此，下关便大风不止。

上关花香飘十里。苍山云弄峰脚下的龙首关（今上关），有一个村叫作花树村。村里生长着花枝繁茂、花色艳丽的奇花，花大如莲，每朵开12瓣（同年开13瓣），香飘十里，果实可做明珠，久负盛名，被人们称为上关花。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：有个善良的妇女难产时得一仙翁赐给的明珠含在口中，顺利产子。明珠落地，便长出这棵奇异的花树并盛开美丽的花朵。花开时经常招来官吏的骚扰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便忍

痛将花树砍了。从此，神秘的上关花便消失了，但其花形花色令人神往。

苍山雪埋葬温神。苍山海拔3600米以上分布有类型多样的冰川地貌，每年冬春季时受冷空气侵袭，苍山便积了雪，少数年份大雪降至苍山山麓和坝子，以气势磅礴和经夏不消而出名。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：有一年苍山脚下瘟疫流行，有两姐妹用学到的法术把瘟神赶到山顶上，埋在大雪里冻死了。为了使瘟神不得复生，妹妹变成了雪人峰的雪神，永镇苍山，永佑百姓。

洱海月哩金月亮。洱海水面有249.4平方公里，平均水深10.5米，水温在12℃~21℃，有“三岛四洲五湖九曲”的美景，洱海月“望后至二十，月尤圆满”，一轮金黄色的月亮是那么圆、那么大，被称为“金月亮”。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：月宫里的公主思慕人间，来到洱海边与渔民阿黑成了婚。为了帮助渔民多打鱼，她把自己的宝镜放在海中，照得鱼群清清楚楚，渔民打的鱼多了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。公主的宝镜在洱海中永远散发着迷人的月光。风花雪月是古代中国文化中“浪漫”二字的缘起之处。“罗曼蒂克”是舶来词，只有风花雪月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浪漫，不用言表而以物喻，浪漫像精灵一样飘散在空中，物化为魅力指数，在大理柔软的时光中，为人们提供了世外桃源般的休闲环境，让人们感受到说不尽的清新畅快。

白族调子唱道：“挑着东西的扁担是弯的，坠着箩筐的绳子是直的，天要下雨是挡不住的，风花雪月跑来装点大理，是自自然然的。”

大理美

彩虹耀城下关美

9月7日上午，大理市下关，雨后初歇，云雾漫绕苍山，一道彩虹从江风寺翩然横越西洱河。黛色苍山作天然帷幕，小城浸润在雨后清新空气里，云絮流转，虹影绚烂。自然与城市相映成趣，清润明净，绘就一幅生态宜居的大理画卷。

〔王子文 摄〕